

東塾讀書記

東塾讀書記卷十

番禺陳澧撰

春秋三傳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所以作。孟子此數語既明之矣。其始於隱桓何也。春秋之前。魯幽公之弟魏公。弑幽公而自立。懿公之兄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見史記世家。春秋不始於彼者。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孝公。亦見魯世家。是時天子尙能治亂賊也。至隱公爲桓公所弑。天子不能治之。此則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桓王八年。魯殺隱公。太史公書此於穀梁。隱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桓元年傳云。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春秋始於隱桓。爲惡桓弑隱。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大義昭然矣。此所謂穀梁善於經歟。王闢泉隱公不書即位。辨云。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實因魯而作。所以十二公以隱以託始。此未知始於隱公之故也。夢溪筆談云。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當始惠公。啖趙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卷十四。遷謂纂例。誤以平王二年。惠公即位。而顛倒之。爲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耳。且即使惠公二年。平王東遷。春秋正可始於惠公。而於其二年書平王東遷之事。啖趙雖顛倒史記。而仍不可以解始隱之義也。○陸氏春秋集傳辯疑。凡例云。凡公羊云。託始焉爾。既始於隱公。則從始者書之。何云託乎。遷謂春秋自當始於隱公。真不必謂之託也。

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魯桓公弑隱公。春秋但曰公薨。而孟子願以爲亂臣賊子懼。何也。董狐非趙氏臣也。齊太史非崔氏臣也。可以直書也。孔子爲魯臣。於其先君之篡弑。不可直書也。魯之舊史。雖有如南董者。於隱公之弑。書公子翬而已矣。無以見桓公之罪惡矣。孔子修之。削去弑君者之名。但書薨而不書地。則與正終者異矣。隱公不書葬。桓公書卽位。其爲桓公弑隱公。不待言而明矣。范武子云。推其無。此南董之筆。所不能到者也。趙盾崔杼弑君。而不篡國。南董能懼之。魯桓公弑君篡國。雖南董不能懼之。惟孔子乃能懼之。孔疏。謂魯舊史不書君弑爲愛君。董狐則志在疾惡。此謬說也。春秋不疾惡。亂臣賊子何以懼乎。史通云。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經。此劉知幾之粗疏也。然如孔疏之說。則無解乎知幾之惑矣。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殺梁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范注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范又引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傳似失之。徐邈曰。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禮謂春秋不直書桓弑隱。已爲尊者諱矣。若事皆沒其實。則作春秋何爲也。徐說是。江說非也。

左傳云。羽父請殺桓公。則桓公有不臣之迹可知也。云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則桓公許之可知也。左傳生桓公而惠公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譖謀於桓。云討爲氏有死者。言其冤也。云不書葬。不成喪也。言桓不以人君之禮葬隱也。三國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云。葬高貴鄉公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此所謂不成喪也。左氏爲魯史官。亦不可以直書者。而能曲曲傳之。其叙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也。杜注云。欲以弑君之罪加爲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此杜之誣傳也。傳曷嘗有此言乎。

左傳開卷。記穎考叔石碣二人最詳。此大有所意也。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君子曰。石碣純臣也。賈逵云。左氏義深於君父。後漢書本傳其此之謂乎。若如林黃中謂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見朱子語類卷八十三劉歆能明忠孝大義如此乎。

袁彥伯云。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後漢紀卷二十三劉知幾云。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史通正義王伯厚云。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

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贊。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鄭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

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觀。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懷懷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源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

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漢制考敘顧震滄云。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賦吉日而具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蓼蕭而

弗答。卽知其有敗亡之禍。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漬於人心者久。故通行於天下而無間哉。春秋大事表左傳引據詩書易

三經阮文達公。詁經精舍策問云。春秋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試發明春秋學行。以成精舍學業焉。禮案以上五說。大意略同。讀左傳者。不可不知。且當知所謂道

東塾讀書記 卷十 春秋

四

德仁義憲章墳典故實文獻經學德行名言。皆出於孔子之前。賴有左傳國語述之。至今得以考見。此左氏之功

之大也。苟不知此。則有謂左傳爲相斲書誤矣。三國志王肅傳注引魏略陳壽語。○國語載祭公謀父諫穆王伐大戎召穆公諫厲王弭謗。據文公諫宣王不籍千畝。仲山父諫宣

王立魯武公子戲。又諫料民於大原。此即尙書之訓也。何以不入尙書。不可知矣。此後則左傳所載。石碯諫衛莊公寵州吁。臧僖伯諫隱公觀魚。皆諫書之最古者。

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楚元王傳。後劉歆傳。晉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晉書本傳。近時劉申受云。左氏春秋

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冒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左氏春秋考證。澧案漢書翟方進傳云。方進

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此西漢人明謂之左氏傳矣。或出自班孟堅之筆。冒曰左氏傳歟。然翟方進受穀梁。而好

左氏。穀梁是傳。則左氏非傳而何哉。左傳記事者多。解經者少。漢博士以爲解經。乃可謂之傳。故云左氏不傳春

秋。公羊。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說而問其傳。何注云。讀謂經傳謂訓詁。此可見漢人所謂傳者。訓詁解經也。然伏生尙書大傳。不盡解經也。左傳依經而述其事。何不

可謂之傳。傳猶注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且左氏作國語。自周穆王以來。分國而述其事。其作此書。則依春秋編年。但詳述其事。可謂其非注乎。

以魯爲主。以隱公爲始。明是春秋之傳。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則雖以訛傳訛。能謂之春秋晏氏傳。春秋呂氏傳

乎。

陸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而後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末釋者抑爲

之說。卷一此數語乃定論也。文十三年。左傳云。其處者爲劉氏。孔疏云。漢室初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

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澧案左傳有附益之說。實防於此。既可插此一句。安知其不更有所插者乎。公羊傳有子沈

子曰。子司馬子曰。穀梁傳有沈子曰。尸子曰。穀梁子曰。之類。皆後師之語。安見左傳必無後人附益乎。左傳不可通之說。指爲後人附益。乃厚愛左氏。非攻擊左氏也。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凡書曰之文。亦以爲增益。然謂劉歆所增益。則未確也。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陳杞世家。采此數語。可見史遷所見左傳有解經之語矣。姚姬傳九經說及左傳補注。序以爲吳起之倫。附會私意。則頗近是耳。

孔沖遠云。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杜氏集解序疏。禮案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惟二條有例者乎。且日食不書日。爲官失之。其說通。

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則不可通。孔巽軒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公羊通義。此無可置辯矣。蓋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以公穀有之。故亦倣效而爲此二條耳。

左傳解春秋書法。有不通者。必後人附益。如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傳云。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尊夫人也。成十四年秋。叔孫僖如如齊逆女。九月。僖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亦云。稱族。孫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公羊則云。一事而再見者。卒

名也。此公羊之勝左傳者。然此乃文法。必當如此耳。左氏豈不知文法者乎。如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偶。與文人皆知之。○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自齊。傳云。尊晉罪已也。更不通。不必辯。其尤可

怪者。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云云。于宋。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云。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

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此竟顛倒是非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並孔賈說。可以糾正左傳服注。已稍依違矣。杜注云。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孔疏云。豹若卽以爲真其敬從命。則國內義士。必云豹是國之大賢。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如杜孔之說。權臣假稱君命。大賢義士。其敬從之。權臣復何所懼乎。傳謬而注曲從之。注謬而疏曲從之。而以爲孔子之意。孔疏云。賈服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此經學之大害也。故附益之語。不可不辨也。

左傳之語。更有不可執以爲例者。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云。不稱名。非其罪也。孔疏云。諸是大夫被殺書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止以此傳爲例故也。禮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云。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云。洩冶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此以文七年傳爲例。遂誣忠臣以罪狀。誣春秋以罪賤忠臣。深可怪駭。傳稱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殿本注洩冶有罪。其作膏肓。則以爲洩冶無罪。欲破左傳。疏考證云。臣照按。孔子蓋哀之也。非諷之也。○公羊何注。亦以爲非其罪。則不稱名之例也。何氏之自相矛盾。如此。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杜注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禮案傳云。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信讒。費無極譖卻宛。遂令攻卻氏。且焚之。此傳表章卻宛之賢。而痛其冤死也。杜注乃執不稱名。非其罪之語。以爲卻宛稱名有罪。豈左氏之意乎。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左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氏釋例。暢衍其說。文多不錄。焦里堂

云。司馬昭收羅才士。以妹妻預。預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聘。祭足也。王凌。母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仇牧。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左傳補序。禮案孔疏云。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君積累其惡。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杜云。孔父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此孔疏所謂積累其惡也。此疏觀縷數百言。尤所謂鍛鍊深文。不知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於如此。劉炫規杜過。孔疏又以爲妄。而不引其說。然千載之下。有焦氏之說。則劉氏之說。雖亡若存矣。隱元年傳云。杜注云。諸侯以上既葬。則纓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疏引晉書云。於時內外卒聞預講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桓五年傳云。啓蟄而郊。杜注云。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孔疏云。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道王說。天子冬至所祭。晉人嘗繫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豈謂杜預於忠臣賊臣。尙敢顛倒是非。以詔司馬氏。而況設典禮乎。

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可見凡例未必盡是左氏之文。有後人所附益。而又未詳考傳中之事也。如莊十一年。傳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孔疏云。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成十八年。傳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孔疏云。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此皆明知凡例不合。而歸之於告。是道辭矣。又如莊二十八年。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定十五年。城漆。孔疏云。漆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又曰。以有先君宗廟。則雖小曰都。尊其

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此凡例不合之最顯者。理例之意。以爲都固稱城邑。則有廟者亦名爲都。而稱城無廟。則不名爲都。而稱築也。然亦勉強彌縫矣。

隱十一年傳云。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此無疑者也。然因其來告而書其事耳。豈憑其告辭爲褒貶乎。如

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杜注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成十五年傳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

不然。孔疏云。宋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國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孔疏云。諸侯被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爲例。故釋例曰。蔡

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禮案如此。則有罪無罪。罪及民不及民。但憑告者之辭。而國史承之。天子即

從而書之。以爲褒貶。何以爲春秋乎。且夫子既從而書之矣。又何以示虛實乎。陸氏纂例三傳得失。議云。舊解皆謂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

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云。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禮案天王崩。最大之事。魯史自當從赴。孔子自

當因之。雖有異說。何可輕改。舊史杜注云。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此已不通矣。又云。春秋即傳其僞。是何言歟。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僖諸卒。杜注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

在盟後從赴。孔疏云。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

故在戊辰後也。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注云。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孔疏云。蓋赴以五月

到。惟言卒日。不言其月。即書其所至之月。此二條孔疏亦不通。魯之舊史。未必憤憤至此。即魯史憤憤。孔子亦遂因之耶。如此類者。但當闕疑耳。強言從赴。則不通矣。

從赴之說。更有當辨者。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傳云。子驪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昭元年。楚子麇卒。傳云。公子圍入問王疾。繼而弑之。哀十年。齊侯陽生卒。傳云。齊人弑悼公。杜注。並云以疾赴。故不書弑。禮謂弑君之罪。孔子豈因其不以實赴。遂免其誅絕乎。此必當時記其事者。有不同。孔子則從赴。不以弑逆漫加於人耳。左氏則兼存弑逆之說。使與經並傳於後。經有經之法。傳有傳之法。各有所當也。

杜氏釋例。誠有未善。然其長。國土地名。世族譜。三篇。考據詳博。何邵公。范武子。不能有此也。公羊春秋。襄二十有

孔子生。何注云。時歲在己卯。徐疏云。何氏自有長。屬不得以左氏難之。禮案。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何氏如有長。屬則可直言閏月。何必云。蓋閏月乎。

其國論尤善。所云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二語。歷家奉為蓍蔡矣。夫春秋所重者。固在其義。然聖人所謂

竊取之者。後儒豈易窺測之。與其以意窺測。而未必得。孰若即其文其事。考據詳博之有功於經乎。顧炎武撰大

釋例之書不得。遂自撰。明問表。彌大夫世系表。顧城都邑山川諸表。深知諸左傳不可無此也。

鄭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王制疏引釋文序錄。則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禮

案宣十五年。公羊傳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孟子語。公羊當六國之亡。此其證也。僖二

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此亦用孟子語。則

不得先於公羊也。且穀梁不但不在公羊之先。實在公羊之後。釋文序錄之言是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隱二年。無後帥師入極八年。無後卒。穀梁傳皆兩說。劉氏亦以爲穀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禮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螽生。穀梁云。螽非災也。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稅畝。應是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曰。非災也。駁其以爲天災也。又云。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爲應稅畝而有此災也。范注云。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此范說文。義難通。其在公羊之後。更無疑矣。定三年。哀十年。十一年。公羊皆無傳。穀梁亦無傳。定五年。六年。七年。九年。公羊每年只有一條。穀梁亦然。此尤可見穀梁之困於公羊也。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即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鄆。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此更句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爲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己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爲平正者。以此也。許月南穀梁時月日例云。穀梁之義多正。公羊之義多偏。

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亦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釋文序。禮案鄭伯克段于鄆。左傳云。太叔出奔共。後十年。鄭莊公猶有寡人有弟。餬口四方之語。此必不能虛造者。而公穀則皆以爲殺之。左傳寢藏。公穀未得見之故爾。

公羊有記事之語。但太少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鄭伯克段。傳云。母欲立之。葬宋繆公。傳。宣公謂繆公云云。鞏帥師。傳。鞏詔乎隱公云云。衛人立晉。傳云。石碯立之。鄭人來輸平。傳云。狐壤之戰。隱公獲焉。可見公羊亦甚重記事。但所知之事少。而又有不確者耳。狐壤之戰。在春秋前。孔巽軒通義序。謂春秋重義。不重事。以宋伯姬爲證。然公羊記伯姬事云。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若公羊不詳記此事。則伯姬死於火耳。何以見其賢乎。欲知其義。必知其事。斷斷然也。

公羊於春秋時人多不知者。如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賢繆公也。此誤以康公爲繆公。孔巽軒云。賢繆公。夫者。明善善及子孫也。此回護太無理矣。文十八年。秦伯晉卒。何注云。襄穆公也。此明知爲秦康公。而偏云秦穆公。以異於左傳耳。孔巽軒云。賢繆公。未見其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亦回護無理。襄二年。傳云。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昭二十年。曹伯廬卒于師。傳云。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此公羊未知。則直言未知。是其篤實也。何注云。齊姜者。宣公夫人。繆姜者。成公夫人。此惡左傳而不從其說耳。然以惡左傳之故。而互易二公之夫人。使宣公以子婦爲妻。成公以母爲妻。大倫亂矣。且公羊云。未知何

氏當墨守之。安得妄爲說乎。徐疏云。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此尤無理之甚。人死之先後無定。豈姑必先死。婦必後死乎。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爲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此蓋有激而言。未可以爲公羊病也。春秋繁露。竹林篇。但云榮復讎不言賢齊襄公。蓋以襄公不可謂賢也。下文公及齊人狩于郛。公羊以爲讖與讎狩。讎者無時焉可與通。可見公羊深惡魯莊公不復讎。遂以爲賢齊襄公復讎耳。公羊又云。襄公事祖禰之心盡矣。九世安得云禰。明譏魯莊公志其禰也。

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以爲通濫。何注云。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穀梁亦云。其不言郛。黑弓何也。別乎郛也。亦與公羊同意。但無叔術之事耳。以爲叔術賢者讓國。黑弓賢者子孫。宜有地。禮案叔術事在魯武公懿公時。若必追而喪之。則春秋何必始於隱公乎。叔術妻嫂而以爲賢。雖喪心病狂者。不至於是。故孔巽軒通義序。謂公羊不信此事。然不妻嫂。即可以爲賢乎。郛婁顏淫惡。天子誅之。而立叔術。天子死。叔術殺天子所使誅顏之人。而授國於顏之子。狂悖如此。可謂之賢者讓國乎。此公羊之謬。孰能墨守之乎。何注謂叔術惡少功大。徐疏謂妻嫂。非姑姊妹。其爲何氏序疏更謂春秋善之。偏徇師說。遂至傷教害義。而不顧此經學中所罕見者。

公羊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何注。言聖人制井田之法。遂及於出兵車選父老里正女功緝績求詩造士。凡六七百言。蓋蒼萃古書。而貫串之。所謂學海。於此可見一斑。

何注。用緯書者。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莊三十一

疏云。皆是禮。天子諸侯臺門。徐疏云。在禮器文。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徐疏云。禮說文。○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

禮說文也。

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傳三十一年。傳注徐疏東夷之樂曰柷。離南夷之樂曰任。西

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昭二十五年傳注半圭曰璋。徐疏云皆樂說文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徐疏云春秋說文舍口

實。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五年傳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

絮從。所以備不虞。昭二十禮后夫人必有傅母。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襄三十禮繼昨日事。但不灌

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宣八年傳注以上四條徐疏皆云春秋說文。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

寸。諸侯長一尺。文二年傳注徐疏此等禮制見於緯書。何邵公習而熟之。亦可見其爲學海也。天子諸侯與門祭

記同此實禮記之類故何注直稱爲禮惟襄二十九年傳注云孔子曰三皇設官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

肉刑機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徐疏云孝經說文此用緯書語而竟稱爲孔子曰蓋緯文本有孔子曰三字而何

氏仍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而徐彥不疏明之。如繁露云春秋變一謂之元。重政隱元年何注亦云變一爲元。繁露云

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

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俞序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注之說本於此。注文太長徐疏皆

不引繁露又如隱元年徐疏引春秋說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此繁露之文。二端而徐疏

乃但云春秋說將使讀之者不知其說出於董生矣。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其語未

春秋繁露云王魯絀夏新周故宋。三代改制質文○史記孔子世家云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此則異於春秋

也。主公羊無此說也。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公羊云。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既以周爲王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說矣。徐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爲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任爲王。豈可會奪。此疏正可以駁黜周之說也。

也。惟此有新周二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取繁露之說。以解之也。孔巽軒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遷成周。作傳者號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郛之地。謂之新鄭。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禮案桓二年。穀梁傳云。孔子故宋也。范注云。孔子舊是宋人。故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來。將二千年。至巽軒。乃得其解。可謂公羊之功臣矣。公羊疏卷一。引賈逵長義駁黜周王魯之說。然未言此非公羊說。晉書王接傳。載接之說云。公羊通經爲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破。蘇東坡論春秋變周之文云。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何休公羊之罪人也。陳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其文。此皆能爲公羊辨誣。然新周二字。未得其解。公羊之受誣。猶未明也。至巽軒之說出。乃大明耳。○劉守受公羊諸禮制書。新周以春秋當新王。始朝當元勳。進小國爲大國。其書公羊朝王所。不爲公朝。起也。王使來聘。書使與諸侯同文。皆新周也。魯使如周。不稱使。當王也。公如號名。義仍繫於周。挂強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眞黜周哉。郊禘之事。春秋三科例中。篇云。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挂強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眞黜周哉。郊禘之事。春秋三科垂法。外皆之。魯之見弑。宜絕僭之。僭王禮。縱季姬。禍節子文之逆。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通警外洋。宜絕閔之見弑。宜絕僭之。僭王禮。縱季姬。禍節子文之逆。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何嘗眞王。於此又言。黜周王魯。非眞然則春秋之貶黜。作僞歟。

春秋繁露有先質後文之語。見玉何邵公遂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且所謂質者。指母弟稱弟而言。謂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隱七年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其說尤謬。先質後文。豈分別同母異母之謂耶。親厚異母兄弟與同母等。豈文家之弊耶。孔子所欲變乃在此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法剛而王。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予孫。篤母弟。世子。澁家

此謂商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母弟即襄三十一左傳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也夏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子即檀弓所記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立孫也此立嗣之法不同非親厚之謂也

春秋所書災異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公羊云天戒之宣十年初稅畝冬螽生公羊云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

天災何注云上其餘但云何以書記異也如隱三年日有食之傳何以書記災也如隱五年螽傳云何以書記災也何注則或

取後事而言如隱三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詔謀或取前事而

言如隱八年螟注云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郕田煩擾之應皆公羊所無之說其尤無理者僖十三年

不恤民之應徐疏云如晉者即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禮案正月公如晉注云公獨修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

恤民之應徐疏云如晉者即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禮案正月公如晉注云公獨修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

善錄之此又以爲不恤民之應徐疏云如晉者即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禮案正月公如晉注云公獨修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

鑒其意甚善然其所說必使人可信乃爲有益若隨意所指則人將輕視之復何益乎其尤謬者定元年實霜殺

菽注云示以當早誅季氏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穿鑿如此人豈信之乎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王徐疏引春秋說云其後楚號稱王滅穀鄢此何注說災異本於讖緯之證也○徐疏說災異有更謬者成三年

新宮災何注云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徐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右嬖次第宜立

隱是左嬖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弑之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此謂桓弑隱罪輕悖禮已極且天之災

其廟不災其廟徐氏竟能知其意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孔疏云天之所災不可意卜孔之通徐之不通用去

天淵西狩獲麟公羊但云記異也但云執狩之薪采者也但云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注則云薪

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亦帝將代周居其位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又云得麟之后天下

血書魯端門云云信乎公羊之罪人矣春秋繁露符瑞篇云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西漢時公羊家已有此說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東漢時博士弟子獻諛妄言重自誣其師此說

東塾讀書記 卷十 春秋

十六

軒未考繁露耳。○韓勣造孔廟器碑云。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史。其記孔子葬銘云。西狩獲麟。爲漢制作。又云。獲麟趣作端門。見穀血書者。紀黃玉。顧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漢人多以獲麟頌揚漢代。何郡公固於風氣遂以注經也。

何注。以時月日爲褒貶。遂強坐人罪。如宣十六年秋。鄭伯姬來歸。何注云。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徐疏云。有罪時者。此文書秋是也。無罪月者。卽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此但以不書月。強坐以有罪。而又不能言其何罪。又如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何注云。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此以不書日而求其罪不可得。但有三國媵之事。遂以坐之耳。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注云。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云。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對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此皆穿鑿之甚。定十四年無冬。徐疏云。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此疏最通。凡時月日之字。宜有而無者。皆當如是解之。何必穿鑿乎。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云。又雩者。非無支。遂傳會於逐季氏。尤可怪笑也。

何注。更有穿鑿文義之病。隱元年。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然則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爲法其死。不法其生乎。